

■ 虚实之间:AI浪潮下的诗意坚守

人工智能走进文学领域,最先触动的,是创作群体对“何为不可替代”的深层思考。在这场会聚了诗人、编辑、学者、导演的研讨中,不同背景的发言者从各自的经验出发,给出了迥异却同样有力的回答。

鲁奖诗人、《汉诗》执行主编张执浩,常年身处编辑一线。他说了个很实在的感受:现在收到很多来稿,你分不清这是人写的还是AI写的。那些句子规规矩矩,意象也挑不出毛病,情绪也给得恰到好处——可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。导演胡涛讲了个更有意思的事,他曾经让AI为两位知名作家各写了一首诗,没告诉当事人这是AI写的,结果两位作家都当真了,甚至觉得“写得还可以”。“这事发生在两年前,当时大家刚开始尝试用AI创作,也还没有发现AI的文学习惯。但现在回头再看,那两首诗有共同的特征:全是‘青铜’‘星辰’‘墓志铭’这种大词,使劲往上堆。”

南京大学文学院特聘副教授李海鹏点破了其中的门道:“AI写诗有一个很难藏住的毛病——爱用大词。因为它的逻辑是概率:AI会计算喂给它的海量文本里,高频词有哪些。如果你让它写一首诗,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诗,它就会寻找能够替代高频词的所谓‘大词’堆出一个你想要的东西,这是一种平均思维。”而好的诗人恰恰相反,他们懂得从细微处入手,从日常瞬间里打捞出诗意。这也恰恰印证了,诗人们对AI创作的感受,它能模仿诗歌的“样子”,但它不理解诗歌的“分寸”,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收,什么时候该放,什么地方需要留白,这恰恰是它露出的尾巴。

在到场的诸多诗人之中,余秀华的观点可谓先锋。当多数人还在探讨AI会不会取代诗人时,她跳出了这个框架直言不讳,如果AI能写出比在场所有人都好的诗,那也应被看作是人类智慧的进步。她甚至希望“AI发展得再快一些,如果能用一种全新的身体来替换自己残破的肉身,就更好了”。在她看来,人类不必固守“不可替代”的执念,更不必太把自己“当回事”。同时,余秀华也从性别视角指出了AI的另一个局限:由于以往的文本数据中长期存在性别偏向,给人工智能投喂的语料里女性独特的声音更少,于是AI在女性视角的表达上往往力不从心。“我的诗歌,它们现在模仿都模仿不了。”她自信地表示。

诗人欧阳江河的论述最具哲思锋芒。他指出了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刻的区别:AI不会犯错,而人会。“AI通过计算,给出的决定或许是最优选,它努力的方向是给出一个抉择。但诗歌是表达,并不作选择。”他说,当一个人面临伦理困境时,可能会作出不合逻辑却充满人性的选择——牺牲自己去救一个陌生人,为一个看似不值得的理由流泪。这些“错误”,在AI的运算逻辑里只会导致系统崩溃。可恰恰是这些不完美、不确定、不理智的瞬间,构成了诗歌最动人的部分。

诗人刘波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这个观点。他说,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从你到我,而是从心到手。每个人心里都有诗意,但

【热点追踪】

芒种时节,第六届芒种诗歌节在智慧山艺术中心如约启幕,一场围绕“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诗意重构”的深度研讨,让数十位诗人、学者围坐一堂。巧的是,诗歌节举办前夕,AI(人工智能)领域又掀起一波风浪,一边是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预判2035年超级AI智力将超人类万倍,而另一边科技从业者因AI出现“自进化”能力而呼吁暂停研究。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业信号,层层叠加在诗歌这一最纯粹的人文领地之上,而此刻的诗人们,也不得不直面一个时代之问:AI浪潮奔涌而来,人类的诗意,该向何处安放?



芒种诗歌节诗歌朗诵大会。



芒种诗歌节论坛。



芒种诗歌节活动导览折页。

能不能通过语言精准地呈现出来,是一辈子的功课。而AI恰恰绕过了这个过程,它没有心,只有数据和算法。人的病痛、衰老、感知的边界,恰恰构成了生命体验的深度和独特性。这些源自局限性的东西,反而是最珍贵的。

诗人朵渔则从创作者的切身体验出发,给出了一个温暖而通透的解读。他说,写作的乐趣在于你自己参与创造的那个过程。写作很多年之后,它会变成一种瘾,一种陪伴,让你不那么无聊。即便未来AI能写出超越人类的诗作,创作者在书写中获得的精神慰藉和生命体验,依旧是人类独有的财富。

技术可以重塑创作的形式,却动摇不了诗意的内核。而诗意的内核,恰恰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,用自己的声音,说出只有自己能说的话。这份丰富性,算法无法计算,数据无法生成。这也正是诗歌在AI时代最值得骄傲的底气。

■ 顺势共生:重构诗歌新生态

当AI能够以秒为单位生成工整的文本,“日均五万首”的产量远超《全唐诗》三百年的总和,一个根本问题浮出水面:在这个“诗句过剩”的时代,人类写诗的意义究竟何在?

摒弃极端的抵制与盲目的恐慌,与会诗人达成了一种更深层的共识:AI不是诗歌的“敌人”,而是一面镜子,它照出了人类写作的独特价值,也倒逼创作者重新思考,在只有人能抵达

的地方深耕。

回望人类文学发展长河,每一次媒介技术的迭代,都曾引发文坛的焦虑与讨论。从手写笔墨到印刷术普及,从纸质刊物到网络文学,新技术起初总会被视作传统创作的“威胁”,最终却都慢慢融入文学体系,成为创作、传播的有力助推。诗人江汀便以通透的历史视角看待当下的AI热潮。他将人工智能类比为古代诗人案头的韵书,认为AI和历史上所有新兴媒介一样,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。他表示自己虽然不会用AI写诗,但在资料检索、文献梳理、韵律研究等辅助工作上,AI被用得十分频繁。“现在的AI,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检索工具,或者说一本诗人写诗时手边常备的韵书——查资料用它,但动笔写诗,还得自己来。”这种取舍,代表了当下许多创作者的态度:把AI当作实用工具,守住创作的核心阵地,让技术为人服务,而非被技术裹挟。

工具属性之外,AI也在改变着文学创作的工作模式与思考方式。李海鹏结合教学与创作实践,提出了更为包容的相处方式。在他看来,AI的底层逻辑是对现有文本的整合归纳,擅长产出规整、稳妥的标准化内容,“用于撰写公文、整理文稿、完成制式写作再合适不过”,能够减少创作者的重复劳动。而真正的文学创作,核心在于突破既有框架、诞生全新思想与独特表达,这是算法难以企及的领域。他进一步提出,创作陷入瓶颈时,不妨将AI当作灵

感来源。他设问:“假如你写不下去,让AI帮你写一首,里面某个词突然提醒了你,让你接着往下写——这伦理上可以吗?我觉得可以。就像你翻书看到一句话,或者朋友随口说了一个词,突然点醒了你。”这种开放的态度,让AI从“对手”变成了“助手”。

诗人朵渔对AI的态度,体现出一个成熟诗人的清醒与豁达。从工具层面,他坦承AI的强大:“以前读海德格尔的书,读了一遍又一遍,可能仍然一头雾水。但让AI给我讲解一下,它马上就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得清清楚楚,获取知识太方便了。”从创作者层面,他坚守写作的本质意义——那份亲手推敲字句、捕捉灵感的体验,是任何技术无法替代的。从读者层面,他则表现出难得的开放:“AI创作的作品和诗人创作的作品,对读者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只要能给他人带来愉悦和启发,那就是好的作品。”面对“AI能否超越人类诗人”的追问,他没有回避:“AI的发展一年一个样,未来如果它能自我生成、自我创生的话,绝对是超越个人的。到那时,也许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诗人了。”尽管如此,他话锋一转:“人可以不可创作,但必须有诗意。”

接纳工具,不等于交出创作的主体性。诗人们普遍划定了清晰的边界:AI可用于搜集素材、打开思路、打磨词句,但核心的情感表达、思想立意、精神内核,必须由人类亲自完成。技术的变革,倒逼诗歌行业完成一次自我革新与生态重构。一方面,创作者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挖掘“人”

非遗薪传

百年家承 瓷脉寻根

记者:陈氏制瓷这项技艺,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?

赵彦菊:陈氏制瓷(手绘)制作技艺起始于1907年。创始人陈富元生于1871年,是天津葛沽人,自幼喜爱书画。清光绪年间,陈富元被派往江西任职,一干就是十年。在江西期间,他深受景德镇瓷器魅力的吸引,师承当地官窑老师傅学习制瓷技术,逐渐将北方绘画技法与景德镇制瓷工艺相结合,形成了独特的陈氏手绘制瓷技艺。

后来,陈富元在景德镇开办了自己的窑口——安福堂。瓷器烧好后,从景德镇整船运到天津。陈富元本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,书法、绘画、诗文都有一定水平,他把自己的诗书画印融入瓷器当中,形成了具有鲜明陈氏特色的制瓷风格。当时,津南葛沽是天津水路交通枢纽,葛沽很多大户从陈家馆定制瓷器,在景德镇就打好了包,这是谁家的那是谁家的,船运到葛沽码头,各自取回家。

记者:您是怎样接触到陈氏制瓷的?

赵彦菊:我跟我先生都是葛沽人。我嫁到陈家后,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,长辈们就爱聊过去的事儿,聊陈家馆家、聊家里的瓷器。我公公陈韵和是第四代传承人,常说起老宅前厅的条案上摆满了各式瓷器,每个季节都要更换一批。每每说起当年家里的温器“薄如蝉翼”,给老太太贺寿的大瓷桃精美绝伦,老人眼中总带着一丝遗憾,这些老宝要是还在,该多好。老奶奶还留着一尊瓷佛,用一块布仔细裹着,木框也还在,每逢家人团聚就拿出来展示,一面让我们看,一面讲起从前的故事。我对陈氏制瓷的那份情结,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在心里扎下了根。

记者:您和先生走遍各处名窑与博物馆,这段寻艺之路的契机是什么?

赵彦菊:我们一直对传统文化有一份天然的亲近。我喜欢字画,喜欢收藏,跟老师们接触多了,对瓷器也渐渐生出兴趣。我先生特别支持我,孩子小的时候,我们带着他到各地旅游,去法国的卢浮宫、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,看见人家的文创产品品质特别高,就愿意买回来研究。这些年的所见所闻,其实都是在铺垫、在积累。

我真正下决心,是在建了厂房之后,布置空间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书画和瓷器应该是相得益彰的。再加上当时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文化发展的政策,天时地利人和,我们说干就干。既然是恢复陈氏制瓷,就得追着老祖宗的步伐走,我们遍访磁州窑、德化窑、吉州窑等各



「九鱼图」天球瓶

天津市级非遗“陈氏制瓷(手绘)制作技艺”六代薪火相传,至今已历119年。日前,记者走进位于津南区的观照轩,对话传承人赵彦菊,聆听她在坚守与创新中让百年瓷艺重焕光华的故事。

赵彦菊 瓷上津韵 匠心传薪

记者 张洁

风博采众长。以瓷载史、以瓷寄情,是陈氏制瓷一以贯之的特色。陈富元曾将辛亥革命后随军征战经历题写于瓷板,亦为女儿成婚烧制“饭鼓”,上题“福禄宜子孙”等寄语,将家国情怀与家族期许凝于瓷上。

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津本土。我们挖掘葛沽宝华会、小站稻这些天津文化元素,用瓷器来呈现和传播。你看着笔筒上、水杯上、瓷盘上的宝华图案,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那种抬犖送福的盛况。小站稻本来是一方物产,我们把它升华为稻文化,呈现在瓷碗上,从先秦到近代关于水稻的诗句都收了进去,既有稻纹,又有“粒粒皆辛苦”。有家长跟我们说,小朋友拿这碗吃饭,都不敢剩米粒儿。

瓷上丹青 慢工出细活

记者:瓷上作画与纸上作画,对画家来说有何不同?比如叶嘉莹先生的诗词水杯,据说从动议到成品便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,这背后是怎样的创作历程?

赵彦菊:非常不一样。素胎当纸,但表面生涩,行笔不如在宣纸上顺畅,需要经验积累。李毅峰老师受邀在素白瓷坯上描绘葛沽宝华会时就说过,画瓷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三维的立体容器上创作,所用材料也是专门的陶瓷绘画颜料,跟墨截然不同,但把握好了,同样能够表现出轻重缓急、浓淡干湿的笔墨韵味。

这种跨界合作的挑战,在叶嘉莹先生诗词水杯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深刻。最初的想法很简单,叶先生一生奉献给诗词,我们就想用瓷器为她留一件作品。征得授权后,我翻了好几本



赵彦菊

叶先生的诗词集,注意到她是六月出生,小名叫“小荷”,一生又爱荷花,水杯的主题便定了下来。

器型设计请了刘颖瑞教授——杯把是小莲蓬,杯身微微收腰,像荷花的婀娜姿态,底托是荷叶造型。先3D出样,再手工拉坯,素烧之后请霍春阳老师画荷花、贾广健老师题字。仅霍老师那一版荷叶的颜色,设计文创产品时就调了七八稿,既要墨分五色的水墨感,又要深浅有致。一件小小的水杯,前前后后磨了一年半才最终定稿。

记者:您怎么理解非遗传承中的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?

赵彦菊:守正,是守住传统器型和传统文化,这是我们创作的根和魂,不能偏离。比如我们的瓷器始终坚持文人瓷绘“诗、书、画、印、情”的精髓,和天津及全国的艺术家人一起创作,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津派艺术瓷”风格。

但守正不代表守旧。人们的生活在变,审美也在变,我们得跟着往前走。比如现在年轻人喜欢养猫,我们就做了一款猫咪主题的旅行套装,既有传统瓷器的韵味,又符合当下的审美趣味。器物做出来是要给人用的,所以我们一直讲究“器之为美,器之为用”。这几年在材料上也在不断尝试。比如,我们做的小书签掉在地上摔不坏,就是用了一些新材料,希望能把更多新工艺融入到瓷器里。

记者:观照轩在非遗推广上做了哪些工作?年轻人对这门技艺怎么看?

赵彦菊:观照轩是“天津市首批非遗传承体验基地”之一,整个体验场面积有5000平方米。我们经常搞活动,一方面是“请进来”,跟大中小学签了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,观照轩也是津南区的劳动技能基地。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工

的核心价值,深耕肉身体验、个体叙事与人文共情,让诗歌牢牢扎根于生活与生命,不断强化人类创作不可复制的特质。另一方面,新一代的诗歌生态,也开始主动拥抱数字文明。正如张执浩在总结中所言:“算法可以搭建诗歌的骨架,但人类的生命与灵魂,永远是填充其中的血肉。未来诗意,一面接续中华山水人文的文脉,一面拥抱数字文明,在碰撞间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独有的新诗歌文明。”

■ 线下场域:烟火相聚,诗意永不离线

当线上阅读与AI创作愈发便捷,芒种诗歌节这类线下活动,反而显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
诗歌节当天,阴雨连绵。下午在桑丘书店的诗人见面会上,诗人和观众围坐一堂,室外雨声淅沥,室内讨论热烈。策划人朵渔向每位到场的读者致谢:“这样的天气里,大家依然如约而至,这份对诗歌的诚意,本身就很动人。”

朵渔对诗歌圈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知:“诗歌圈确实相对封闭,普通读者觉得诗人很神秘。如今,无论官方还是民间,都有‘破圈’的诉求。但‘破圈’不是刻意迎合大众口味,而是让诗歌中蕴含的生活智慧与人生态度,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精神世界。”

张执浩从历史中为“破圈”找到了坐标。他认为,中国古代真正实现“破圈”的诗人只有两个:陶渊明和苏东坡。陶渊明提供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,苏东坡则提供了一种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精神信仰。这番论述引发了现场共鸣——诗歌的“破圈”,不是变成流行歌曲,而是让诗意滋养人心。他感慨:“每个人在日记本上都偷偷写过分行文字,那已经具备了诗歌的基本形态,或许欠缺的只是一点情感浓度。”余秀华则用她的直率将“破圈”拉回朴素的起点:“你首先要生活,然后才有诗歌。不能因为写诗,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。”

芒种诗歌节恰恰契合了这样的理念。自2018年首届以来,每年都在智慧山山丘广场举办露天朗诵会。朵渔说:“你见到这个人,和在线上见到这个人,是不同的。诗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,它是互相感染的东西,需要一个场景,需要一个场。”让诗歌从书本中走进市民生活——大人带着孩子,搬着小椅子,夜色中聆听诗句流淌。这种场景本身,就是一首诗。正如活动发起人之一石伟廷所说:“让诗歌从远方回到生活,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。”

八年过去,六届诗会,芒种诗歌节已从天津走向全国,成为这座城市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。面对AI浪潮,诗歌节也在顺势求变。朵渔坦言自己“有点老一套了”,急需年轻力量加入策划,带来新创意。他希望未来诗歌节活动能逐步融入AI互动环节,让诗歌与AI在现场对话,此外,活动形式也将持续多元化;露天朗诵面向市民,书店座谈聚焦诗歌圈生混,高校讲座对话青年创作者,分层触达不同群体,让诗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。

第六届芒种诗歌节没有得出非黑即白的答案,却呈现出诗人面对AI浪潮的思考、坚守与包容。每一种声音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:在一个智力可能被AI碾压的未来,人类的价值何在?

答案或许正在于:AI可以拥有超越人类的算力,可以模仿意象、编织诗句,却永远无法拥有人类的悲欢、迷惘与执念。诗歌从来不是词语的堆砌,而是生命向世界发出的叩问与留存的温度。技术可以重塑创作的形式,却动摇不了诗意的本质。

会活动也来此举办,今年三八节那几天就来了1000多人。大家亲手做一件瓷器,从无到有,我们给烧好了再拿走,那种体验感和成就感,跟在商场里买一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另一方面我们也“走出去”,参加各类文化展会和外事活动,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技艺。

在推广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年轻人其实对瓷器挺感兴趣的。前一阵我们在网上招聘“非遗分享官”,通过新媒体做非遗推广,报名的很多都是大学生。我觉得这个时代终究是年轻人的,他们更懂同龄人喜欢什么,做出来的产品也更能引发共鸣。我常跟公司里的年轻人说,我就是给你们搭平台的,你们放心往前冲,背后的事儿我来扛。

记者:去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举办,是观照轩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机遇,能具体讲讲这次经历吗?

赵彦菊:当时,我们承担了国礼和国宴用瓷的任务。在主会场,“九鱼图”天球瓶造型圆润,白胎如玉生辉,九鱼首尾相衔,“迎春图”梅瓶以青花勾勒,黄彩点染,寓意春回大地;“津门故里”石榴瓶巧妙融汇天津地域文化。国宴瓷以“白瓷金边”为韵,造型庄重典雅。我们还在纹样设计上把小站稻和月季花纹样融入产品,让与会嘉宾把天津文化、把中国文化带回家。通过这次历练,我们的生产能力、品牌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。

瓷器是中国的文化符号,用瓷语向世界讲述天津故事,正是非遗在当代生活中最鲜活的表达。

记者:您认为非遗要真正“走出去”,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

赵彦菊:文化认同。中国人讲“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”——荷花象征和和美美,石榴寓意多子多福,这些外国人不一定了解。怎么让他们产生情感认同,这是一个壁垒。瓷器本身是载体,你得研究对方的文化,创作出他们能够理解、能够共情的作品。像陈家馆早年做外销瓷,上面的纹样会根据不同国家的偏好来调整。所以我觉得,非遗走出去,关键不在技法,而在文化转换的能力,你要了解对方,再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,讲好自己的故事。

记者:被认定为“津门老字号”对观照轩意味着什么?未来有什么规划?

赵彦菊:这是对我们的肯定,更是一种责任,让我们把这个品牌做得更深、更远、更好。责任在肩,就得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,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,让更多人走进观照轩,身临其境地感受。未来我们会以瓷器为载体,记录美丽天津、美丽中国,让天津的文化、中国的传统文化,通过我们的瓷器传播得更远。同时也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、爱上非遗,把这门手艺一代代传下去。